

The background is 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thick,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blue, green, and yellow. Two small, stylized figures are visible: on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a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ing on a branch, and another in the lower left corner, a white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ing on a branch.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artistic.

南 极

ANTARCTICA

〔爱尔兰〕克莱尔·吉根 著
姚媛 译

南海出版公司

A N T A R C T I C A

南 极

〔爱尔兰〕克莱尔·吉根 著

姚媛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极 / (爱尔兰) 克莱尔·吉根著; 姚媛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8.1
ISBN 978-7-5442-6316-0

I. ①南… II. ①克… ②姚…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793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140

ANTARCTICA by CLAIRE KEEGAN
Copyright © 1999 BY CLAIRE KEE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南极

〔爱尔兰〕克莱尔·吉根 著
姚媛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李怡霏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1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316-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CONTENTS

1 南极

19 爱在高高的草丛

33 水最深的地方

41 跳舞课

61 暴风雨

68 唱歌的收银员

76 烧伤

85	男孩子的怪名字
93	有胆量的就来吧
108	男人和女人
123	姐妹
145	冬天的气息
152	千万小心
167	燃烧的棕榈
177	护照汤

南极

每次那个婚姻幸福的女人离开家时总会想，如果和另一个男人上床，感觉会怎样。那个周末她决定试一试。那时正是十二月，她感到仿佛一道帘幔正垂下来，将过去的一年隔在另一边。她想要在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试一试。她知道结果会令她失望。

星期五傍晚，她乘上进城的火车，坐在头等车厢里读一本犯罪小说。小说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她已经能够预知结局。她的目光透过车窗向远处望去。几座亮着灯的房子，像是燃烧的光点，在黑暗中从她眼前闪过。她给孩子们留了一盘奶酪通心粉，从洗衣店拿回了丈夫的衣服。她告诉他说要去采购圣诞节礼物。他没有理由不相信她。

进城后，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旅馆。她被安排住进一间白色小房间，从房间里可以看见牧师内街。那是英格兰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街边是石头砌成的房子，房顶上竖着高高的花岗岩烟

囱，牧师们就住在这些房子里。那天晚上，她坐在旅馆酒吧里，慢慢地呷着一杯龙舌兰酒，细细地品尝着一只酸橙，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几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读报纸，酒吧里客人不多，但她并不在乎；她需要好好睡一觉。她倒在租来的床上，沉沉地睡去，一夜无梦，醒来时教堂的钟声正在敲响。

星期六清晨，她步行来到购物中心。人们和家人一起出门，推着婴儿车走在早晨出来购物的人群中，拥挤的人流通过玻璃自动门涌进购物中心。她给孩子们买了不同寻常的礼物，她想这些礼物一定会让他们意想不到。她给大儿子买了电动剃须刀——很快他就需要用剃须刀了，给女儿买了一本地图册，给丈夫买了一只昂贵的金表，表盘是白色的，看上去很朴素。

下午她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穿上紫红色的短裙和高跟鞋，涂上她颜色最深的唇膏，走回城里。一间酒吧里飘出自动唱机播放的《露西的歌谣》，她被歌声吸引，走了进去。那间酒吧像是监狱的囚室改造的，窗户上装了栏杆，天花板很低，有屋梁支撑着。吃角子老虎机在角落里闪着光。她刚在吧台前坐下，就听见一堆硬币叮叮当当地掉进滑道里。旁边凳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他身上那件皮夹克看上去早就该捐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了。

“你好，”他说，“以前没见过你。”他面色发红，穿着一件图案艳丽的夏威夷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头发呈泥土的颜色。他的酒杯已经差不多空了。

“你喝的那是什么？”她问。

他发现他非常健谈。他告诉她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在敬老院

上夜班的事。他告诉她自己一个人住，是个孤儿，除了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远房表亲，没有任何亲戚。他手上没有戴戒指。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他说，“你呢？”

“我已经结婚了。”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几个字就从她嘴里说了出来。

他大笑起来。“我们打台球吧。”

“我不会。”

“没关系，”他说，“我教你。很快你就能让那只黑球落袋了。”他把几枚硬币放进投币口，拉了一个什么东西，一堆球哗地掉进了桌子下面的一个黑洞里。

“这种玩法叫十六彩，”他边说边用粉块在球杆顶端擦抹，“你可以击打大花或小花。我来开球。”

他教她要把身体俯得很低，瞄准球，击球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主球，但是他一局也没有让她赢。进洗手间的时候，她已经醉了。醉得连卫生纸都抽不出来。她把头靠在冰凉的镜子上。她不记得自己以前像这样醉过。他们喝完酒，走出酒吧。外面的空气刺痛了她的肺。天上的云撞在了一起。她向后仰起头看云。她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令人难以置信的肆无忌惮的红色，与她现在的心情相符。

“我们走吧，”他说，“我带你四处看看。”

她在他身边和他齐步走着，边走边听他的夹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领她沿着一条小路走，经过一座教堂，教堂被护城河环绕着。一个老人站在主教行宫外面卖喂鸟的陈面包。他们买了

几片面包，站在水边喂五只小天鹅，天鹅的羽毛正在变成白色。几只棕色的鸭子飞过来，姿势优美地掠过水面，停在护城河上。一只黑色纽芬兰犬从小路上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一群鸽子呼啦一下全都飞起来，眨眼间就停在了树上。

“我感觉自己就像圣方济各^①。”她笑着说。

开始下雨了，她感到雨水打在脸上，像轻轻的电击。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穿过市场广场，那里的货摊上方都遮着油布。市场里什么都有的卖：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旧书和瓷盘子、又大又红的一品红、冬青花环、黄铜饰品、躺在冰块上瞪着死眼睛的新鲜的鱼。

“跟我回家吧，”他说，“我给你做饭。”

“你给我做饭？”

“你吃鱼吗？”

“我什么都吃。”她说。他看上去被逗乐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你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你是个无拘无束的中产阶级妇女。”

他挑了一条看上去还是活的鲑鱼。鱼贩把鱼头砍下来，把鱼包在箔纸里。他在市场尽头开熟食店的意大利女人那里买了一小桶黑橄榄和一块厚厚的羊奶干酪。他还买了酸橙和哥伦比亚咖啡。每走过一个货摊，他都会问她想要买点儿什么。他用钱很大方，钱被他揉得皱巴巴的放在口袋里，就像一张张旧收据，甚至在付

^①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编注

钱的时候他也没有把钱弄平整了。回家路上他们在外卖酒店停下来，买了两瓶意大利冰基安蒂酒和一张彩票，这几样东西她坚持付了钱。

“要是中奖了，我们就平分奖金，”她说，“到巴哈马去度假。”

“你可别指望。”他说，看着她从他为她打开的门走过去。他们沿着大卵石铺的路悠闲地走着，经过一家理发店，店里坐着一个男人，向后仰着头，理发师正在给他刮胡子。街道渐渐变得狭窄曲折；他们已经远离了城市的灯光。

“你住在郊区吗？”她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向前走。她能闻到鱼味儿。当他们走到一扇锻铁大门前时，他让她“往左拐”。他们穿过一道拱门，走进一条死胡同。他打开一排公寓房的一扇门，让她在前面走，一直走到顶层。

“接着走。”每次她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时，他就说。她咯咯地笑，然后接着爬，又咯咯地笑，再接着爬，一直爬到顶层停下。

门需要上油了；他把门推开时，铰链嘎吱作响。他这套公寓墙壁的颜色是灰白的，没有任何装饰，窗台上落了灰尘。水池里放着一只沾有污渍的大杯子，仿佛很孤独的样子。一只波斯猫从起居室内的平绒沙发上跳了下来。这里看上去曾经有人住过，而现在被弃置了；起居室内的印度橡树沿着地毯爬过来，朝着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一块长方形的街灯灯光爬过去。房间里散发着潮湿的气味。没有电话，没有照片，没有装饰品，没有圣诞树。

卫生间里有一只铸铁大浴缸，浴缸脚是蓝色钢制的。

“有浴缸。”她说。

“你想洗个澡吗？”他说，“试试吧。在浴缸里放满水，跳进去。去吧，别客气。”

她在浴缸里放满水，把水调到她能忍受的最高温度。他走进来，脱掉上衣，背对着她站在洗脸盆边刮胡子。她闭上眼睛，听他涂皂沫，在水池边磕剃须刀，刮胡子。仿佛这一切以前就曾发生过。她认为他是她认识的男人中最没有威胁的一个。她捏住鼻子，滑到水下，听着头部的血管砰砰跳动的声音，血液奔涌，仿佛云雾一般笼罩了大脑。当她把头露出水面时，他正站在雾汽中，微笑着把下巴上的皂沫擦干净。

“感觉好吗？”他说。

他给法兰绒布块打肥皂时，她站了起来。水从她的肩膀流下来，沿着双腿慢慢地流下去。他从她的脚开始，渐渐地往上，有力而缓慢地画着圈为她擦洗。在黄色的灯光里，她看上去状态不错。她像个孩子一样，抬起脚，抬起胳膊，转过身去，让他为她擦洗。他让她躺回水里，为她冲洗干净，然后用一条浴巾裹住她。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他说，“你需要被人照顾。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女人不需要被人照顾。待在这儿。”他走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把梳子，开始为她梳理打结的头发。“看看你，”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金发美女。你有金色的茸毛，像一只桃子。”他的指关节从她的后颈部开始，沿着脊柱，向下滑去。

他的床是黄铜的，床上铺着白色鹅绒被，枕套是黑色的。她为他解开皮带，从裤带里抽出来。皮带滑落在地板上时，皮带扣发出叮当的声音。她为他解开裤子。脱了衣服后，他并不好看，但他身上有某种能够给人快感的东西，某种结实而坚硬的东西。他的皮肤在发烫。

“假装你是美洲，”她说，“我是哥伦布。”

在被子下面，在他湿润的两腿之间，她探索着他赤裸的身体。他的身体充满了新奇。她的脚缠在了床单里，他把床单扔了。她在床上的力气大得令人吃惊，这力气加上她的迫切感弄伤了他。她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后扯，吸吮着他脖子上奇怪的肥皂味儿。他不停地吻她，吻了又吻。他们不必着急。他的手掌很粗糙，是工人的手。他们在和自己的欲望搏斗，和最终将他们冲走的那股力量搏斗。事后，他们点起香烟——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抽烟了，最后一次抽烟还是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她伸手去拿烟灰缸时，看见了放在收音机闹钟后面的猎枪弹药筒。

“这是什么？”她拿起弹药筒问。那东西拿在手里比看上去要重。

“哦，那个。那是给一个人的礼物。”

“礼物，”她说，“看来你打的不仅是台球。”她说完大笑了起来。

“到这儿来。”

她偎依在他身边，两人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像孩子一般甜美。醒来时，天黑了，肚子也饿了。

他做饭时，她抱着猫坐在沙发上看一部关于南极的纪录片，

大片的雪原，企鹅在零下的寒风里蹒跚地走着，库克船长扬帆起航去寻找消失的大陆和冰山。他肩膀上搭着一块茶巾从厨房里出来，递给她一杯冰基安蒂酒。

“你啊，”他说，“你适合做探险家。”他从沙发后面弯下身来吻她。

“需要我做什么吗？”她问。

“不用。”他说，然后又走进了厨房。

她呷着酒，感到喉咙又张开了，一股冷流滑进了胃里。她听见他在切蔬菜，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在冒泡。晚饭的气味在房间里飘散开来。芜荑，酸橙汁，洋葱。她可以一直醉下去，她可以就像这样生活。他走出来，在餐桌上放了两套餐具，点燃一根绿色粗蜡烛，叠起纸餐巾。叠好的餐巾就像守夜的烛光下两座小小的白色金字塔。她关了电视，摸了摸猫。白色的猫毛掉在他深蓝色的睡袍上，这件睡袍她穿显得太大了。她看见对面窗户里另一家男人烧饭的烟火，但并没有想起丈夫，而她的情人也并没有提起她的家庭生活，一次都没有。

一边吃着希腊沙拉和烤鲑鱼，一边说话，他们的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地狱。

还是孩子时，有人曾经告诉她，地狱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人最糟糕的状态。“那时我总认为地狱一定非常寒冷，在那里你冻得半僵，却并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但也没有任何感觉。”她说，“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冰冷的太阳，还有魔鬼，在看着你。”她打了个冷战，晃了晃身子。她的脸红红的。她把

酒杯举到唇边，仰起脖子，把酒吞了下去。她的脖子长长的，线条优美。

“要是那样的话，”他说，“我的地狱一定很荒凉，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甚至连魔鬼也没有。我以前一直以为地狱里有很多人，我的朋友们都在那儿。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振作。”他又在沙拉上撒了些胡椒粉，把面包里面没烤透的面团抠出来。

“学校里的修女告诉我们，地狱是永恒的存在，”她边撕鲑鱼皮边说，“我们问她永恒是多久，她说：‘想想看世界上所有的沙子，所有的沙滩，所有的采沙场，海底，沙漠。现在，想象所有这些沙子都装在一个像巨大的煮蛋计时器一样的沙漏里。如果每年只有一粒沙漏下，那么永恒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沙子从沙漏里漏下要花的时间。’想想吧！她的话吓着我们了。我们那时还很小。”

“你现在已经不相信地狱了吧？”他说。

“不相信了。你看不出来吗？要是以马内利修女现在能看见我，看见我和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上床，那会是多么大的玩笑啊！”她掰下一块鲑鱼肉，用手拿着送进嘴里。

他放下刀叉，双手交叉放在腿上，看着她。她已经吃饱了，正在摆弄着盘子里的食物。

“那么，你认为你所有的朋友也会在地狱里，”她说，“那真好。”

“按照你那位修女的定义，并不好。”

“你有很多朋友吗？我想你在工作的地方会认识一些人。”

“有几个，”他说，“你呢？”

“我有两个好朋友，”她说，“两个我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人。”

“你很幸运。”他说，然后站起身来去煮咖啡。

那天夜里，他很贪婪，好像把自己租给了她。没有什么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是个很慷慨的情人，”事后，她一边递给他一根烟一边说，“你非常慷慨，真的。”

猫突然跳到床上，吓了她一跳。

“老天啊！”她叫道。他的猫身上有种东西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烟灰掉在了鹅绒被上，但他们喝得太醉了，不想去管它。喝醉了酒，无忧无虑，在同一个夜晚，躺在同一张床上。这一切都如此简单，真的。楼下公寓开始传来很响亮的圣诞音乐。是僧侣们吟唱的格里高利圣咏。

“你的邻居是谁？”

“哦，是个老奶奶。耳朵聋了。她也唱歌。她一个人住，作息时间很奇怪。”

他们躺下睡了，她把头枕在他肩膀凹下去的地方。他抚摸着她的胳膊，轻轻地拍着她，好像她是一只小动物。她模仿着猫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像在西班牙语课上老师教的那样卷着舌头。外面，冰雹敲打着窗玻璃。

“你走了，我会想你的。”他轻声说。

她没有说话，只是躺在那儿看着收音机闹钟上不断变换的红色数字，直到迷迷糊糊地睡去。

星期天早上她早早地醒了。夜里下了一层白霜。她穿上衣服，看见他仍在熟睡，头枕在黑色枕头上。在卫生间里，她打开放洗

漱用品的小橱柜。里面是空的。在起居室，她看了看他收藏了哪些书。那些书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她沿着曲折的小路往回走，到旅馆去退房。她迷了路，不得不向一位妇人问路，那人牵着一只贵宾犬，脸上一副迷惑的神情。旅馆大堂里，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在闪闪发光。箱子敞开着放在床上。衣服上有香烟的气味。她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十点钟，清洁女工来敲门，但是她挥挥手让她走，对她说不要打扫了，星期天谁都不应该工作。

她来到大堂，坐进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她问孩子们怎么样了，天气如何，又问丈夫前一天过得好不好，告诉他她给孩子们买了什么样的礼物。她就要回到家里，面对凌乱不堪的房间，脏兮兮的地板。孩子们的膝盖割破了，门厅里堆着山地自行车和旱冰鞋。面对各种问题。她挂了电话，感到身后有人站在那儿，在等着。

“你没有说再见。”她能感到脖子上他呼出的气息。

他站在那儿，黑色羊毛帽子拉得低低的，罩住了耳朵，遮住了前额。

“当时你正在睡觉。”她说。

“你偷偷溜了，”他说，“你是个偷偷摸摸的人。”

“我——”

“你想溜出去吃午饭，喝个一醉方休吗？”他把她推进电话亭里，吻她，一个长长的湿吻。“早晨醒来时，我闻到床单上你的气味，”他说，“太美了。”

“那就把我的气味装进瓶子里吧，”她说，“我们会靠这个发

财的。”

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吃午饭，那里的墙有六英尺高，窗户是拱形的，地上铺着石板。他们的桌子靠着炉火。他们边吃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边喝酒，再一次喝醉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怎么交谈。她喝了几杯血腥玛丽，让女招待多加些塔巴斯科辣沙司。他开始喝的是艾尔啤酒，接着又喝了杜松子酒，喝任何能够推迟即将到来的分离的东西。

“平常我不这么喝，”她说，“你呢？”

“我也不。”他说，一边打手势让女招待再给他上酒。

他们慢吞吞地吃甜点，看星期天的报纸。饭店女主人走过来，又往壁炉里扔了几根木头。翻报纸的时候，她抬起头来，他正盯着她的嘴巴看。

“笑一下。”他说。

“什么？”

“笑一下。”

她笑了，他凑过去，用食指指尖在她的牙齿上碰了一下。

“好了，”他说，一边把手指上的一小块食物给她看，“现在没有了。”

他们走出饭店，来到市场广场时，整座城镇已经被一层白霜覆盖。霜太厚了，她甚至看不清路边的标志。一群小贩正在展示自己的货品。他们在星期天出来，想趁着圣诞节挣些钱。

“过圣诞节用的东西都买好了吗？”

“没有。我能买给谁呢？我是个孤儿，记得吗？”